PANORAMA SCHOLARLY GROUP

Three Teachings Studies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儒家互学观的现代启示

"Among Three, One Is My Teacher": Modern Implications of the Confucian Idea of Mutual Learning

沈娅琪（Shen Yaqi） [a,] *

[a]临海市哲商小学 *(Zhe Shang Primary School, Linhai, China)*

ARTICLE INFO

Keywords:
Confucianism
Mutual Learning
Concept of "My Teacher"
Lifelong Learning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儒家思想
互学
我师观
终身学习
人工智能伦理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562323*

ABSTRACT

中文

孔子提出的"我师"思想，蕴含着一种开放而省察的学习伦理，体现了儒家对德性修养与人际互动的深刻理解。本文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为核心命题，从经典解读、哲学诠释与当代应用三个层面，探讨儒家互学观在教育理念、社会伦理与数字文明中的当代表达。文章指出，此一思想不仅揭示学习的内在动力，也为面对文化多元与科技挑战的现代社会提供了道德坐标。文章最终提出："在他者之中成己，以学习之道成仁"，此乃儒家互学精神的现代诠释。

English

Confucius' maxim "Among three people walking, there must be one I can learn from" encapsulates a profound ethical view of learning grounded in mutual observation and moral cultivation.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mutual learning (互学) through classical analysi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modern applic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idea of "My Teacher" (我师) offers enduring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al reform, ethical coexistenc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pluralism and technology, the Confucian vision of learning through others provides a vital moral compas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To cultivate oneself among others, to realize ren through the path of learning."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ongyuxiru@foxmail.com

1. 导言

孔子曾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寥寥数语，道出了儒家教育与伦理的核心精神——学习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在人际互动中不断反省与自我提升的生命历程。这种从他者中汲取智慧、在观照中成就自我的思想，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深刻的人文光辉。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全球化推动文化交汇，信息技术瞬息万变，人工智能更重塑着人际结构与伦理边界。在这样的时代激流中，我们必须追问：儒家传统中强调的“互学”观，是否仍能为现代人提供道义的航标？孔子所说的“我师”，是否不仅限于传道授业者，而是指向一切促人成长的关系与镜像？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这一儒家经典命题，从文本语义、哲学内涵与当代表达三个层面展开思考，探讨“互学”如何转化为一种现代德性的实践路径。我们将看到，这一思想不仅承载着儒家文化的深度关怀，更为教育革新、社会信任重建乃至数位时代的人文伦理，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方向感。

2. 经典阐释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出自《论语·述而》[2]。这一简练之言，凝聚了儒家学习伦理的核心精神，也开启了“互学”传统的理论源头。在儒家语境中，“师”并非专指授业之人，而是指所有值得借鉴与反思的他者。朱熹曾言：“学者之于人，皆可以为师也。”这意味着，只要持开放之心，万物皆可为师，人人皆可启发。

其中“善”与“不善”并非绝对评价，而是自我修养的参照座标。善者可学，不善者亦能促人反省。何晏曾指出：“善可效，不善可戒。”儒家强调的，不是以人论断，而是以行为为镜；关键不在他人如何，而在自己如何取与舍、改与进。

至于“从”与“改”，则构成了儒家修身的两大维度：一方面积极效法贤德，另一方面勇于修正己过。这种既向外学习、又向内反思的双向工夫，正是儒家实践哲学的基础。

孔子的“我师”观，并非孤立语句，而是嵌入《论语》整体脉络中的系统思想。例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正展现出以人为镜、善恶皆为师的修养路径。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则体现师生之间的互学精神，不是权威灌输，而是彼此成就。朱熹更以“三人同行，其一我也”的诠释点出：即便自己也是行中之人，也在学习之中，与善恶并行，与省察共在。

从注疏传统来看，无论是何晏所强调的“善恶双师”，还是朱熹提出的“以他人为镜”，都指出了“我师”观念背后的实践精神与德性旨归。学习不仅是一种认知行为，更是一种伦理工夫，是在关系中磨炼出来的自我。

总的来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彰显了儒家学习伦理的三重特质：其一是开放性，学习不设限；其二是省察性，强调以他人为镜、自我观照；其三是实践性，注重道德涵养而非空谈理论。这一语句不仅奠定了儒家“互学”传统的思想基础，也启发后人对教育本质的再思与再造。

3. 哲学诠释

孔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远非简单的师生关系陈述，而是一种深具象征意义的伦理宣言。这里的“我师”，代表了一种谦抑而开放的道德姿态——不以自满为安，而视每一个他者为潜在的成长资源。这正是儒家“仁”道精神的延续：

---

[1] 孔子说：“三人走路，必有人可作为我的老师。选择他的优点向他学习，借鉴他的缺点进行自我改正。”

[2]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论语注疏《武英殿十三经注疏》本。

[3] 孔子说：“见到贤人，要向他看齐；见到不贤，要反省自己。”

通过他者的照见，推己及人，成己成人。在当代儒家学者杜维明的诠释中，这种修养路径被称为“共修伦理”——修身不是孤独之旅，而是在人与人交互中逐步展开的德性建构。

儒者不仅重视与他者的互动，更将其视为道德省察的明镜。朱熹以“明镜”比喻心灵，指出唯有内心澄明，方能映照他人，从而自我修正。他者既是师者，也是镜者。透过观照他人之行止，我们得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达成内在的道德跃升。这一思想贯通古今，正如唐太宗所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代儒学者如 Roger Ames 提出“关系中的自我”（role-bearing self）这一概念，也指出人在儒家视域中从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不断在关系中生成与塑形的道德主体。孔子的“我师”观，正是这种关系性伦理的最佳体现。

将“我师”观放回儒家经典中，更能看出其普遍性与结构性。《论语·颜渊》提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4]”，指出友谊不仅是亲密互助，更是德性共修的契机。《孟子》亦强调“友其德[5]”，不为私谊而为共道，显见儒家重视人际交往中的德性成长。《荀子·儒效》[6]更系统论述“师法”之必要，指出无师者则德性不立，有师者方能积习养成。“师道立而士习成”，不只是制度之训，更是文化生成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地，从诠释学角度来看，杜维明提出的“儒家人文精神”四重维度——个人、社群、自然与天道——构成了理解“我师”精神的整体框架。在个人层面，它是修身的日常工夫；在社群层面，它是互动共修的伦理实践；在自然与天道层面，它引领我们走向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终极理想。

由此观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仅是训诫，更是一种深邃的哲学信念：学习是一种彼此启发、互为镜鉴的伦理行动。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与他者共处之中不断修正、不断前行。此一智慧，为儒家道德哲学注入活水，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贵的伦理替代——摆脱个人主义的封闭，迈向关系中的共善。

4. 现代启示

儒家“我师”思想不仅属于古代伦理的回声，它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指向。从教育、社会伦理到数字文明，互学的精神为我们回应诸多挑战提供了深邃启示。

（一）教育层面：学习共同体与终身学习

在当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佐藤学提出的“学习共同体[7]”理念强调民主、公共与卓越。儒家“人人皆可为师”的思想与之天然契合：它打破了传统师生结构的僵化边界，主张学习是一种开放共享的社会过程；它也强调“见贤思齐”的追求，既重

[4] 曾子说：“君子以知识结交朋友，以朋友辅助仁义。”

[5]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说：“交朋友不能仗着自己年长、地位高或家里有兄弟势力去交往。真正的朋友，是因为对方的品德而相互结交的，不能怀着任何倚仗或利用的心。”）

[6] 荀子·儒效：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如果一个人没有老师、没有法度的规范，就算他有智慧，最终也可能走向偷盗；如果他有勇气，也会变成暴徒；如果他自认为有才能，就容易引发祸乱；如果他善于观察，就可能变得怪异偏激；如果他口才好，就容易夸大虚妄。但如果一个人有老师、有法度来引导，他的知识就能迅速通达，他的勇敢懂得敬畏，他的才能能够快速成就，他的观察能彻底明辨，他的辩论能够迅速见理成章。所以说，有老师、有法度，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没有老师和法度，是人生最大的灾祸。人如果没有师法，只会放纵“天性”（本能）；若有师法，才能积累道德与学养。师法得自后天的积累，不是天生本性给予的。人的本性不足以让他独立治理天下。天性，是我们无法自己创造出来的，但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积累的学问与品德，本不是我们天生所有，但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社会的礼俗，是用来改变人的天性；思想与行为统一不分裂，是为了成就这种积累。习俗可以改变人的志向，日久则改变本质。如果能做到思想行为合一不分裂，就能感通天地神明，与万物合一。）

[7] 「學習共同體」讓學生彼此對話、相互幫助；讓老師不再只聚焦「上課」，而是真正面對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教室打開大門，成為可以共同觀摩學習的現場。

个体的德性成长，也看重集体的共同进步。在今日的课堂与教育制度中，儒家精神可与现代教育理念交融，形成“学习引领下的共修社群”。

此外，面对知识更新迅猛、信息汹涌的现实，终身学习已成为个体持续适应时代的重要能力。孔子“学而不厌”的精神，为现代人提供了学习的伦理支柱。“为己之学”强调学习的内在价值；“每事问”的姿态则提醒我们保持谦虚与开放。从“择善而从”到“自我改过”，儒家提供的不只是学习方法，更是一种持续反思与自我更新的生命态度。

（二）社会伦理层面：多元对话与共善追求

当代世界日益多元，文化交错、立场分歧，构成前所未有的伦理考验。在这种语境中，儒家的“和而不同”精神显得尤为珍贵。“三人行”中那种以他者为镜、从差异中汲取启发的思路，为我们建立尊重差异、追求共善的伦理框架提供了原型。

Stephen Angle[8]提出的“进步儒学”认为，儒家伦理完全可以与民主、人权等现代价值共存，只要我们秉持“自我限制”的德性原则，让自由与责任彼此调和。而互学的姿态正是这种开放精神的日常体现：在交流中不以胜负论成败，而以理解与共同提升为目标。

同时，杜维明所倡导的“文明对话”理念进一步拓展了儒家的世界视野。在全球张力与冲突加剧的今天，真正的对话不是征服或驯服，而是彼此映照、互为镜鉴。我们需要从他者中看见自身盲点，也需要在尊重中建构共荣的伦理空间。

（三）数字与知识社会层面：德性互学的当代表达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正面临一种全新的关系结构。AI 是否能成为“师”？这一问题不仅是技术判断，更是伦理设问。儒家五伦结构尚未涵盖“人—机”关系，但“以他者为镜”的智慧或许能为这一新关系开出伦理的前路。

AI 应成为人类的学习工具，而非伦理替代。“择善而从”意味着人类必须保留道德判断的主权；同时，在人机互动中发展“人机礼仪”，也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坚守。在技术高度嵌入生活的当下，儒家提醒我们：再先进的工具，也不应取代以德为本的社会关系。

在网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密集，信息却愈发杂乱。面对网络匿名所带来的失序与极化，儒家“内自省”的教导显得分外重要。从批判性思维到信任社群的建构，“三人行”的智慧鼓励我们在数字空间中持续修身、慎言、共行，重建有德的网络共同体。

5. 结语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仅是孔子时代的伦理箴言，更是一种跨越千年的文明精神。它内含着两重修养路径：一是自省——以他者为镜，反观自身；二是共成——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走向群体的繁荣。这种智慧，温润如玉，又锋利如镜，是儒家给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身处剧烈变动的当代社会，儒家的互学观不仅未显陈旧，反而在多元并置与技术重构的时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它在教育层面激发学习共同体的建构，超越工具主义与功利导向；在伦理层面呼唤尊重差异、追求共善的文化对话；在科技层面则坚守“德性互学”的底线，在人机共存的未来中保有人文之光。

这一传统精神，可浓缩为一句当代表达：

“在他者之中成己，以学习之道成仁。”

真正的学习，不在于知识的堆积，而在于德性的涵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个体的胜出，而在于共同体的共生共荣。在一个愈加复杂、多元甚至撕裂的世界中，孔子“我师”之道，为我们指引了一条通往和谐共处、仁德并进的伦理之路。

[8] 安乐哲（Roger T. Ames）著，韩华译，《当代儒家政治哲学》（Nanchang: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为进一步拓展儒学的当代表达与理论资源，未来研究可聚焦以下几个方向：

1. 儒、释、道三教中“师徒关系”之比较研究；
2. 儒家互学观对现代教育哲学与教学实践的启发；
3. 儒家伦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化与延展路径探讨。

作者贡献

本文为作者独立撰写与审阅，旨在提出具学术争鸣价值之观点与反思。所有内容均由作者亲自构思与表述，不涉及他人协作或代笔，相关论述亦完全由作者负责。

伦理准则遵循

不适用。

经费来源

无。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据其所知，与本手稿所述研究无任何可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之财务、个人或专业无关。

致谢

谨向《Three Teachings Studies》编辑部致以诚挚谢意，感谢贵刊在审稿、编辑与学术沟通过程中所展现的专业精神与细致关怀。编辑团队严谨而温和的反馈，不仅提升了本文的表达品质，也深化了我对儒家“互学”精神之当代表达的体悟。在此一并致谢，并敬祝贵刊弘道不辍、声誉日隆。